

我們在雙河灣裡做的一場臺中夢—— 舊城地方書寫與家族回憶的浪漫實踐

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

假如，記憶是古代深海的沉船
我們，應該學習互相遺忘
泛黃的海圖，永遠朦朧航行的方向
迷航的三桅船啊，百年尋不到出路
彷彿祈問上帝：究竟天涯在何方？
時間停歇，我們傾聽眾鯨唱歌
美麗的眸啊，深海般之純藍
——林文義〈夜島〉

緣起

一個細雨霏霏驚蟄過後的清晨，吳錫泰趁著微微天光摸索著穿上草鞋，換上破舊的黑色棉衣棉褲，帶著一把黑傘上面掛了他的輕便衣物布包及家當，快步跑向大榕樹下老廟裡，求取一把香灰包揣在褲袋裡，再度敬地做三個跪叩首，祈禱神明保佑這次出走的平安順遂。

耽擱了數分鐘之後，他匆匆來到閩江渡口等待風帆，欲搭往金門投入國姓爺軍隊的行列，聽說北伐南京失敗之後的鄭成功軍部，元氣大傷且有面臨軍糧不足的問題，急需人解決大軍的給

養，吳錫泰本是一名廚師，縱有一身手藝但家中卻一貧如洗，聽聞軍隊裡管理草糧一職有缺且重金，他孤家寡人離鄉，倒沒有什麼顧慮了。

福州到金門行船約一晝夜，船夫焚香計程，船一離岸，吳錫泰見身旁有名同是一身黑衣褲打扮的詹姓雜工，攀談數句，知是來自河北也要往返金門工作，兩人始結伴同行。

海上天水相連，風帆在浪裡起伏，船桅劇烈搖晃不定，兩人害怕得以手遮眼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吳詹兩人算是同船共渡的有緣人了，許是海神媽祖一路庇佑，隔著濃霧終於隱隱可見灰色島嶼，帆船順風駛進料羅灣港口。

風帆靠岸後，吳錫泰與詹姓雜工在料羅灣渡口彼此作揖告別，兩人均不知道此後命運會大不相同。

時 1661 年，清順治十八年，鄭成功親率將士二萬五千、戰船數百艘，自金門料羅灣出發，經澎湖向臺灣進軍。

吳錫泰在戰後落戶臺南竹仔街。

吳氏家族自吳錫泰發跡，自此招佃墾地結社成村，取得全臺一千三百多甲地，開拓了三百多

年間臺中以南半個臺灣歷史的故事，第十五世吳景春娶霧峰林家林甲寅之女為妻遷居臺中，第十六世吳鸞旂克紹箕裘累積更多財富，成為臺中的豪門世家。

詹姓家族在清代末年勇渡黑水，落腳新竹附近，一路流轉遷徙，最後以異鄉客的身分定居臺中。

吳詹兩家，亦不知日後子孫在梳理家族記憶之時，從中掏洗出的是深藏在遠古記憶中緣分的線頭。

細數臺中舊城雙河流域的紋理

藝術評論家李帕德（Lucy Lippard）在她的書《地域的誘惑》（*The Lure of the Local*，1997）裡提到：

「……內蘊於地域的是地方概念，由內部所建的土地／城鎮／城市景觀的一部分，人們熟知的特定區位的共鳴，……地方是一個人生命裡的經緯，它是時間與空間的、個人與政治的，充盈著人類歷史與記憶的層次區位，地方有深度，也有寬度，這關涉了連結、圍繞地方的事物、甚麼塑造了地方、發生過甚麼事、將會發生甚麼事。」（注1）

依上述概念，地方，是意義與社會建構的首要因素，它是人們存在的經驗事實；一個城市，是人們創建的有意義的地方，藉由人在城市的空間日常移動，形成一種地方內部生活節奏的歸屬感，進而建構理解與認同地方的社會實踐。

臺中，這個充滿人文的歷史之都，得到大多數的認同，近年來躍居臺灣人心中的最佳移居城市，然而這臺灣西部走廊位置適中的城市，在清治時期，尚未有「臺中」之名。

那麼，「臺中」之名從何而來？

十七世紀開始，越來越多漢人從中國移居到臺灣進行開墾。一開始大家都聚集在沿海地區，臺南、鹿港、萬華、清水等地，就形成最早的漢人聚落。

臺中原為平埔族的草埔地，雍正元年彰化縣設立之後，隸屬「貓霧拺東西堡」，當年建街地點在邱厝街（即今柳川）和大溪（已在日據時期斷絕河流，汲水於臺中公園的碧湖，原河床下埋大量杉木與填土，成當今的自由路二段）間，海拔80、90公尺的起伏小山崗上（即中山公園砲臺），稱為「大墩」。

「大墩街」或稱「東大墩街」為臺中舊城最早發祥地之一。

綠川，原名無名溪、新盛溪，早期歷史記載於清代，1912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巡視新盛溪，因河堤兩岸綠映青翠而改名「綠川」。綠川的源頭位於自來水廠一帶，從北屯碧柳一巷附近分流，豐沛的地下水脈脈川流，往大里與旱溪匯流，今臺中公園內的日月湖即綠川河道的殘蹟。綠川的乾淨湧泉，一路西南穿越過臺中城商業活絡人文薈萃的地帶，承載臺中舊城人與土地的生命情感記憶，發展出舊時最熱鬧繁盛的市街。

柳川因流經大墩，被稱為「大墩溪」，屬於烏溪水系，為舊旱溪的支流，於烏日復光橋處與

旱溪匯流，河川兩旁種有許多柳樹，因而名為「柳川」，河水沿岸是原住民與平地人的交易古道，古老市集層層聚集，成為繁華的俗市風景。

綠川柳川，臺中舊城雙河流域的漫漫水紋，綠意盎然，臺中人依水而生息，傍水而安居，綠柳兩川餵養了臺中人文歷史記憶的精彩故事。

家族記憶與臺中歷史的根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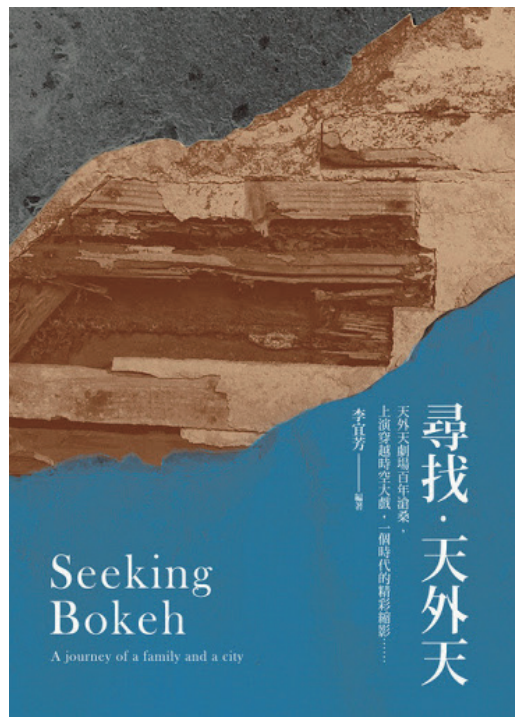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關於家族與城市的地方書寫《尋找・天外天》，書裡面藉由一個劇院的文化資產保存議題，開始爬梳家族記憶與臺中之所以名為臺中的歷史根源。

1881年，光緒七年，福建巡撫岑毓英感到臺灣中路防衛不足，選擇貓霧揀、上橋頭、下橋頭或烏日莊等地擇一建城。1887年光緒十三年劉銘傳來臺勘察後，確定選擇橋仔頭東大墩一帶作為臺灣省府府治所在。

1889年，光緒十五年夏，六月天某日，吳鸞旂人稱吳部爺，身穿淺灰對襟錦緞夏褂，安適的端坐在鏤雕描金嵌鑲珠片的紫檀木太師椅上，單手揉捻著上唇的髭鬚，正指揮僕僕準備應接來客。來者乃是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，官拜從二品，著羽毛長翎的圓頂大帽和對襟圓領錦雞袍服，銜朝廷之命前來與吳部爺會商興建臺灣省城事宜。

劉銘傳左手撫著翻起的馬蹄袖，右手端起頂級鐵觀音，鼻聞茶香喉頭甘潤，頓了半晌說：

「吾已奏請聖上，認為貓霧揀、上橋頭、下



李宜芳撰：《尋找・天外天》，前衛出版社，2017年。

橋頭、烏日莊四處……有內山南北兩水交匯，轉出梧棲海口，其民船可通烏日莊，實可大作都會。」

吳部爺心裡明白，巡撫大人所言建省區域在橋頭仔至東大墩一帶，涵蓋範圍有東大墩街的三分之一，以及整條新庄仔街至旱溪西側為止，共計三百七十五甲六分於地之多，而東邊新莊仔庄部分的土地，幾乎全屬自己所有。

吳部爺習慣性的單手揉捻著上唇的髭鬚陷入沉思，為著戰略上的考量，建立城牆防衛聚落，完成臺灣省城的建設，實為本島陸地防禦聯絡體系的第一要務。當下乃恭敬地應允參與建城工作，擔任董工總理，負責統籌計劃。

相關準備就緒，吳部爺孚當地眾望，實際負責監造省城。工程有城垣、八門、四樓、衙署和廟宇，他設計八門四樓用土角、竹塹、磚子堆砌城牆，城內市街則用黑糖混麻袋，上填黃土及卵石，鋪成臺中市最古老的窄街。

然而 1891 年，光緒 17 年三月，建城已有初步規模時，劉銘傳稱病未癒，卸任巡撫職務，由邵友濂繼任，其後因經費龐大難籌，新政盡廢，終止築城，將省會移至臺北，臺灣省城建城工作遂功虧一簣，成了吳鸞旂泡沫般的未竟之夢。

被擱置的臺灣省城城垣區域，是日後臺中成為現代化都市的雛形。1895 年臺灣經歷劇烈的政權更迭，短短的一年間，由清治時期走入日治時期，1896 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地方行政制度，將臺灣中部設置臺中縣，「臺中」的名字首度出現，東大墩街改名為臺中街。

1900 年實施市區改正，日人刻意打造成現代化城市，將早期的市區規劃整然有致，整治流經市區的綠川和柳川，植有垂柳爬藤，幽靜美麗，彷彿京都鴨川。

百年城的歷史移動軌跡

段義孚闡述「地方之愛」一詞，指涉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產生的依附感，這種依附感，用以理解地方移動的概念。李帕德指出移動性與地方總是攜手前進，她認為心理的地理成分有必要歸屬某處，這是普遍疏離的解藥，在這個人人不停歇、多元傳統的年代裡，地方還是界定了文化

和認同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移動是必要的，也繼續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。（注 2）

城市的發展與交通運輸密不可分，火車站又是城市發展程度與規模大小的關鍵因素。

話說臺灣總督府將臺中建設成為棋盤狀的都市空間，臺中舊城街區順著綠川、柳川的蜿蜒漫漫，臺中車站就在這街區的中央起始點。



朱書漢、宋德熹撰：《驛動軌跡：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》，遠景出版社，2017 年。

回到 1900 年的臺中，日本人治理臺中的第一要務，就是臺中火車站的興建，隨著縱貫鐵道通車，成為連結南北的中樞，使臺中成為一座因鐵道而生的現代大城市。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《驛動軌跡：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》一書，詳盡地記錄臺中火車

站的歷史蘊藹與周邊建築和地貌的變遷。

1908 年第一代火車站啟用典禮，是臺中市做為一個現代化都市重要的起點，縱貫線鐵道通車之後，帶動臺中的經濟商業人文發展快速起飛，1917 年因應承載需求增建火車站設施，第二代的火車站華麗登場，紅磚磚砌搭配灰白洗石建築外觀，整體格局呈現典型的辰野式當代技術與美學。然而，隨著工業發展與都市人口遽增的影響，川流不息擁擠的交通問題成為待解的難題，鐵道高架化成為必需的手段，2018 年臺中鐵道高架化全線通車，鐵道飛上天的同時，改變的不僅是臺中人的生活習慣軌跡，作為一個沉默不語百年古蹟的臺中火車站，看盡時間的流逝、遊子旅人的暫留路過，多少生離死別的故事在這裡上演，火車站周邊的建築也因而記憶著時代滄桑的眼淚。

沿著鐵軌軸線探尋遺跡，消失的中南線鐵道，一條臺中到南投、太平的輕軌鐵道，是與臺中製糖和香蕉運輸產業十分相關的重要記憶，但隨時代演進與公路的拓建，中南線已失去功能而逐漸消失，位於東區復興路四段 250 巷內的鐵道遺跡，已深埋入柏油路與沙土底下，僅露出陳舊鏽蝕的殘跡。

同樣消失的手押台車軌道，則是記憶著太平吳家與霧峰林家的仕紳脈絡往來史。

林獻堂的《灌園先生日記》裡記載搭乘頭汴坑線手押車經歷：

「諸吟友住吳子瑜家享午，因他今日邀集北中南騷人墨客到他東山別墅做登高會也。飯

畢，顧台車八輛駛至頭汴坑口，過鉛線吊橋下車，接踵上東山別墅冬瓜山營其先父吳鸞旂之墓地也。」

吳子瑜何許人也？他和鐵道軸線上消失的重要記憶又有甚麼關係？

劇場演繹著吳家的美麗與哀愁

身為吳鸞旂的嫡長子，吳子瑜於 1922 年吳鸞旂過世後接手家業，除了在太平興建吳鸞旂墓園、東山別墅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天外天劇場。

1933 年吳子瑜在自宅櫻町四丁目（今臺中市火車站前復興路四段 140 巷）興建了一個新劇場，並於 1936 年盛大開幕。吳子瑜接受臺灣日日新報採訪時表示，蓋劇場並不是為了要營利，所要做的是謀求南臺中的發展。他邀請建造臺中娛樂館的建築師齋藤辰次郎操刀設計，並砸下重資，不管是工法或設備，都是當時臺灣首見。

劇場完工時，子瑜問其女吳燕生取何名為佳？

她答：「你已經是人上人了，不妨取作天外天吧！」

劇場落成的規模之宏壯華麗與東京寶塚無二，三層樓建築的天外天劇院為一戲劇、電影兩用混和式戲院，成立後除了上海天蟾京班、福州舊賽樂等班來演外，亦有藝旦戲及歌仔戲戲班臺中明月園等演出，成為當時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娛樂場所。

戰後，吳子瑜賣掉了天外天劇場，像是臺灣

人複雜的身份認同般，天外天開始了它顛沛多舛的命運，在新的主人接手後，經歷多次的營業轉型。然而，當年吳子瑜殷切期盼，想以一人之力促成的「南臺中之繁榮」，終究還是沒有實現。甚至，隨著臺中市發展重心的西移，前站的舊城區也不復當年。曾經風華絕代、領先全臺的天外天戲院，就慢慢地塵封在時代的角落裡。

破舊的天外天劇場，成為城市之癌，欲去之而後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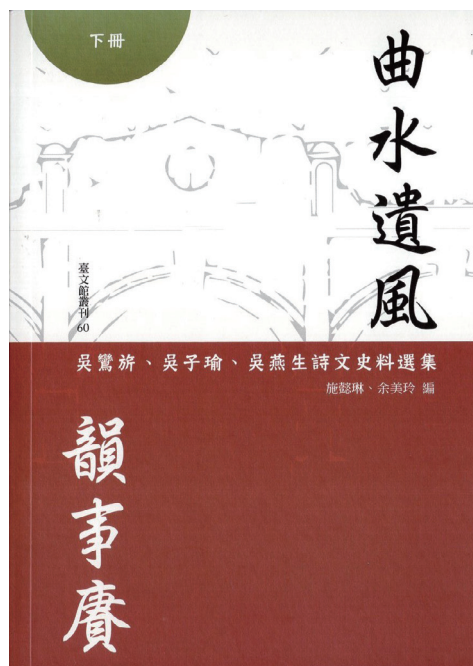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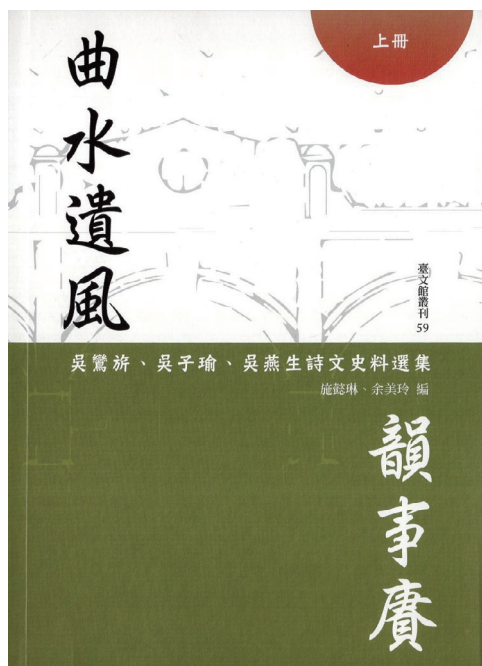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，天外天劇場首度依照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進入文資審議，獲得為期半年的暫定古蹟保護，在幾年的期間，天外天一直在文資審議指定與被指定之間妾身未明，2020 年 4 月文化

部指定暫定古蹟為期半年，未料 2021 年 1 月地主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並成功撤銷文化部暫定古蹟公告，2021 年 2 月 20 日前已遭地主完全拆除，只留下眾人一絲嘆息。

二戰前風華絕代的傲嬌與二戰後破敗遺棄的滄桑，天外天劇場的消亡，演繹著吳氏家族百年前的繁華與今日的哀愁。

東山別墅傳奇

一本研究吳家三代傳奇的專書《曲水遺風韻事賡》，由臺灣文學館出版，研究吳鸞旂、吳子瑜、吳燕生詩文的照片、書信史料出爐，經由訪



施懿琳、余美玲編：《曲水遺風韻事賡：吳鸞旂、吳子瑜、吳燕生詩文史料選集》（上下冊），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9 年。

談與繁多的詩文資料的結集，得以真切感受到吳家繁華搖落的荒誕與辛酸。

東山別墅傳奇的關鍵吳子瑜，是實業界與文化界兩棲的人物，耗費十餘年在冬瓜山打造豪華別墅，其女吳燕生亦承詩魂，是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壇少見的女詩人。吳家是日治時期中部文壇的重要核心，別墅和花園因著吳子瑜耕耘的文化人脈，長年都經營藝文活動與詩會、聯吟大會等等，他曾自創怡社，參與櫟社、東墩吟社等詩社，也曾出資贊助日治時期重要刊物《風月報》，其對文化的熱情與才情，傳為佳話。

1931年櫟社三十周年紀念撞鐘式，於吳子瑜的東山別墅雙楓壇舉辦，由吳燕生登壇揭去黃幕，父女倆人與櫟社詩壇之間緊密的連結，一直到日治晚期，櫟社的許多活動仍多在吳子瑜的住處舉辦，可見其在櫟社的顯著地位。

雖然吳子瑜似未真的留下一部東山詩集，但其詩文在文獻史料上亦能追尋到蹤跡，後人的訪談也能還原吳氏父女的形影笑貌。

然而時移事往，百年後王謝堂前的飛燕，已然隱身尋常百姓家，當年大宅庭院深深的神祕，於今審視竟是一頁滄桑。

吳燕生曾經在綠川岸邊，吟詩讚美綠川：

中州覽勝倚橋欄，兩岸藤蘿映碧湍
激濤晴波娛耳目，潺湲逸韻洗心肝
芋疑公望期君釣，琴似伯牙遇友彈
逝者如斯雖不競，出山趨下守清難

三千弱水百年癡纏，橋下的春波綠水，看盡多少當年事……。

吊腳樓的消失之夢

女詩人並不知道她詩中讚美的餵養臺中人成長的綠波沿岸，是另外一群異鄉人落腳為家的地方，他們正在為三餐溫飽而奮鬥。

民生路26巷，這一條幽暗的無尾巷，隱藏在鐵軌與綠川之間，簡陋的木板屋子通常不滿五坪大，以鋼樑支撐在河岸邊，底下就是川流不息的河水，來自各方離鄉背井異地求生的人，就居住在這名為「吊腳樓」的空間裡，日子在轟隆隆的鐵道下過著，埋鍋造飯、沐浴更衣、養育子孫，顛沛而侷促的生活中都伴隨著淙淙的水流聲和夜鷺的啁啾聲。

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，大量的移民超出城市規劃與預算，當時除了退伍軍人與其家眷有分配到住屋外，其他跟隨而來的百姓居無定所無處安身，在警民協會的幫助下，終於在綠川柳川河岸兩旁蓋起簡陋尚可遮風擋雨俗稱「吊腳樓」的小屋。

隨著鐵道高架化工程，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中部工程處於2010年11月9日進行無尾巷吊腳樓的拆除作業，刺眼的陽光「唰！」的一瞬間隨著怪手的爪子將六十載幽暗的吊腳樓刷的亮白，破舊的空間揚起灰塵，潮濕霉味不再，底層生活記憶也不再。

新書誌

《臺中夢的苦難與輝煌：吊腳樓》一書，自剖家族在吊腳樓的生活印記，以及建國市場裡市井小民為著家計努力的艱辛回憶。

詹德謀的父親從新竹竹南後龍庄來到臺中寄居，從事河道整治搬運的勞苦工作，德謀的母親早逝，因此家境貧困的德謀十幾歲開始就學習菜販工作。德謀與太太彩雲兩人在建國市場裡工作，日子過得甘苦艱辛，家住鐵軌旁的吊腳樓，每回火車經過，鐵軌旁的小石頭會滾落在鐵皮屋頂上，滾得叮咚叮咚的聲響，卻像是幸福的協奏曲一般，伴隨著日常的生活節奏。

鄰居一對姜姓夫婦，是民國 38 年從大陸逃難來到臺中，住在吳鸞旂公館裡（注 3），他們在國際戲院前（前身為天外天劇場）賣熱湯。

困苦的色彩雲懷了第四胎養不起，送給姜姓夫婦當獨子，期待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環境。德謀夫婦接下來陸續仍生養了四名女兒，然而怎麼困苦也捨不得再送人了。

與姜姓夫婦失聯後，詹家非常想念當初送人的兒子，因緣際會的巧合之下，詹家女兒秀珠終於聯繫上她的哥哥，那個從小在國際戲院前庭玩耍長大的小孩，再度串起的血緣情分彌足珍貴。

書寫吊腳樓的秀珠，一路追尋記憶，紀錄住在吊腳樓裡的人勇敢做的臺中夢，臺中夢雖然消失了，但是照片卻留下永恆的回憶，知名攝影記者余如季的鏡頭，替綠川柳川的吊腳樓記錄了最後的身影，這些珍貴的影像，都為變遷的城市歷史做了完整的見證。



你在這裡，能呼吸嗎？

竹宮ゆゆこ 著；林于婷 譯

平裝本出版 / 10910/192 面 / 21 公分 / 2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944588/861

我是個 20 歲的大學女生，社群網站中毒者，好想變成亞莉安娜·格蘭德，沒有愛用的眼線筆就沒辦法自拍。但是，現在出現在我眼前的卻是，倒下的重機、壓扁的安全帽，以及血肉模糊的我。我知道，我即將在 13 分 24 秒之後死去。就這樣孤單一人，在沒有任何人發現的情況下，逐漸死去。淚眼模糊中，我聽到蹂躪草地的腳步聲，一個穿著奇怪裝束、渾身散發美麗藍光的形體逐漸靠近我。「妳還活著啊！太好了！」（平裝本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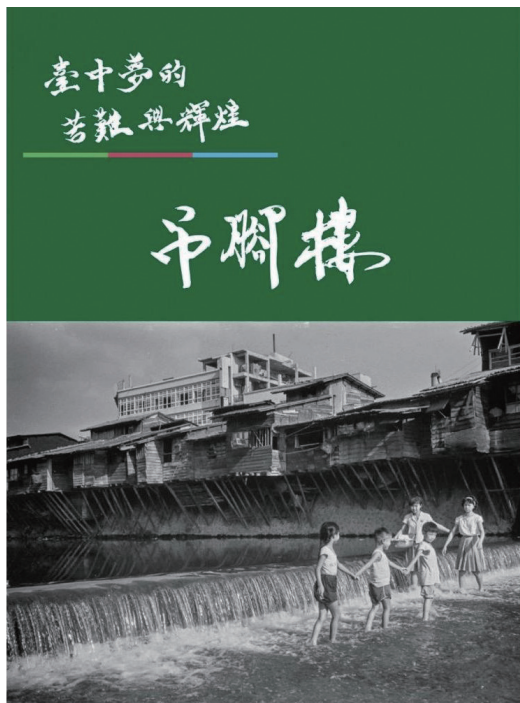
晚來天隨筆

——2020 年日記

陳義芝 著

爾雅出版社 / 11003/264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6396519/863

由於順著心境變化，並未強迫每天記錄，也就時長時短的隨筆形式於焉成形，它可以是瞬間偶然的感觸，也可以是長年積累的思考。在陳義芝筆下的 2020 年，是災厄病苦的一年，也是你我應該記得的一年，走過低谷邁開腳步，準備迎接全新的未來。（爾雅）



余立等撰：《臺中夢的苦難與輝煌：吊腳樓》，治市仔有限公司，2020年。

終章

家族回憶的地方書寫，是將一個人生命裡的經緯，做時空的文字梳理，歷史與記憶的層層整理與拼貼。

怎樣在生命中龐雜的經驗裡，尋找可以定義自己的線索？

是《尋找・天外天》裡面所爬梳的家族歷史在集體文化中的重要意義，還是《臺中夢的苦難與輝煌：吊腳樓》之中從憐憫角度做的地方認同，抑或是《驛動軌跡：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》與《曲水遺風韻事賡》客觀審視的社會實踐？

簡嫔在《天涯海角：福爾摩沙抒情誌》寫道：「每一支世族遷徙的故事，都是整個族群共同記憶的一部分，當我們追索自身的家族史，同時也鉤沉了其他民族的歷史……」

顧玲玉也說：「刷一層灰，立一面碑，我們凝視災難，把痛苦記憶從城市的河底打撈上岸，阻止世界太快掉落輕薄失憶的斜坡，……我們不得不面對歷史的廢墟，撿拾斷瓦殘骸，不願順風走，拒絕遺忘。」

我們不僅不願遺忘，更甚的是，透過家族歷史書寫的療癒過程，吳詹兩家的後代，因為書寫消失而在文字間牽起一條隱形的線，她們都知道，無論身為豪門之後或是異鄉客之女，她們都是臺中的女兒，天外天劇場消失，吊腳樓消失，而她們的緣份才正要開始。

注釋

1. Tim Cresswell 著；王志弘、徐苔玲譯：《地方：記憶、想像與認同》，頁 68。
2. 同上，頁 83。
3. 吳鸞旂公館，在興建省城期間，吳部爺為方便接待官員賓客，即於大智路、復興路口（今大智路三十號現址），斥資建蓋私人豪華公館一所。吳鸞旂死後，吳子瑜將宅第賣給基隆礦業鉅子顏欽賢，顏氏又於民國 41 年間捐出成為孔廟預定用地，然其後市府因經費難籌，孔廟一直沒能動工，這座古宅就被百餘違建戶佔住著，宅內建築幾被破壞盡空，呈現破爛不堪的景象。



守住美好 ——激流沖擊下留住的 文化記憶

隱地 著

爾雅出版社 / 11003/224 面 / 21 公分 / 34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6396526/863

近幾年的隱地持續寫著文壇憶往的文章，這是第 12 本。重點放在 7 位他內心欽佩之人——痲弦、張作錦、徐訏、林海音、余秋雨、白先勇和陳信元，以及過往的臺北記憶和讀書筆記，無非期望在激流沖擊下的臺灣，能夠留住曾經光燦的文化記憶。（爾雅）

語言／文學



踢銅罐仔的人

黃春美 著

聯合文學 / 11003/248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3233725/863

作者帶著我們穿越時光機，追尋童年既往，發現那個玩鬼抓人「踢銅罐仔」遊戲時順手摸走一包洗衣粉的女孩；描繪青春期被性騷擾的灰暗畫面；告白為人母育兒的身世祕密，還有為人媳照顧失能婆婆的心痛感傷……一幕幕走過的生命起伏，她用文字留駐重要時刻下的笑與淚，當然篇幅最多的永恆是——母親，至親話家常的清淺時光，最是珍貴雋永。（聯合文學）

語言／文學



給人生的 道歉書

陳銘礪 著

聯合文學 / 11002/240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3233718/863

豈知人生翻覆若波瀾，如此迂曲，終歸如何啼笑奔走四望漫漫的浮世生涯？我們都不是一百分的人。川端康成說：「我們都是上天的孩子，每一個人的降生就像被天拋下。因為我們是上天的小孩，所以拋棄在先，拯救在後。」你們現在能站在這裡，是過去的抉擇；從前和現在的自己，都是自己，即便幼體強弱不同，自己的人生只能在這裡。這樣就好，用勇氣和感動面對生命，愛護世間那個唯一的「我」。（聯合文學）

語言／文學



發光的人

鍾玲 著

佛光文化 / 11002/296 面 / 21 公分 / 36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4575756/863

曾獲國家文藝獎的文學博士、知名作家鍾玲，一支巧筆遊刃有餘於劇本、小說、新詩、散文、論文等多樣文類。近年來深研佛法並撰為精彩文作，儼然一修行作家。本書結集鍾玲近 20 年的 37 篇散文。「光」是主要意象，發自兩大主題：具有慈悲智慧而光輝的人、心鏡的鑒照外物與自我。敘事、抒情、寫景、論理、講史地，展現豐富的生命閱歷；不流俗的別緻角度，覺觀細微的人情世故。書如其名，光采熠熠。（佛光文化）

語言／文學